

社区意识: 人际关系、 社会嵌入与社区满意度

——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调查

桑志芹 夏少昂

摘要 本文以2012年进行的一项对南京市民的电话问卷调查为基础,对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等对其社区意识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他们对社区的满意度,以及社区中的人际互动是影响其社区意识的主要因素。此外,虽然社区中的人际互动程度并不高,但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一些学者所预期的城市社区的衰落现象并未出现。总体而言,居民在社区认同方面仍然保持了积极的态度。

关键词 社区; 社区意识; 社区认同; 社区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3)02-0063-07

作者简介 桑志芹,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社会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南京 210046; 夏少昂,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南京 210046

在传统的社会学语境下,社区(community)的概念较为宽泛,不仅限于中文中“社区”所包含的邻里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和中文中的“共同体”相似。当滕尼斯在19世纪末提出“社区”或曰共同体的概念时,是与通过权力、法律、制度的观念组织起来的机械合成体“社会”(society)概念相对的。社区成员具有相对统一的价值取向,保持着精神上的结合,^①具有较强的社区归属感。社区可以分为地域性社区和心理/关系社区,而本研究中所谓社区主要指前者。社区意识是居民对社区的一种特殊情感,它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自身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在相互沟通、相互交往、互帮互助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心理上的

依恋和归属。S. B. 萨拉森(Sarason)在1974年着重提出社区意识的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社区意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缺失,会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②而社区心理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这被视为社区心理学的诞生标志。

具体到中国情景下来说,在“单位”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认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中国城市社区意识的体现,一直到90年代,建立在单位基础上的认同仍然在社会整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创造了高度统一的生活模式。^③此后,随着单位制度迅速消解,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出现了真空,这就需要培育新的社区意识,即建立以小区/邻里为核心的认同,使社区成为城市社会认同的主要载

体之一 形成新的社会整合力量 ,以期缓解都市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的个体困惑迷茫、消弭越来越严重社会冲突。

一、假设的提出及其背景

社区意识在国内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因此也缺乏本土化的测量 这也是本研究的难点之一 ,而考察当今城市化加剧时期社区意识的影响因素 则更具有一定理论新意和实践意涵。

麦克米兰 (McMillan) 和查韦斯 (Chavis) 认为 ,对于社区的满意度是有关社区意识最强的预测因素之一。^④如果个体对社区感到满意 那么自然会对社区具有更强的依恋和归属感。而有学者认为 尽管社区满意度和社区客观条件密切相关 ,但一个人处境的客观特征不能被等同于他对那个处境的感受,^⑤社区满意度是社区居民在社区客观条件基础上对社区生活的一种主观评估 ,需要建立有关个体心理感知的、综合的测量。据此 ,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假设:

H1: 居民的社区基本满意度越高 ,则社区意识越强

其次 社区中的人际互动 ,也经常被认为与社区意识相关联。^⑥成员意识是社区意识的重要一环 ,^⑦而个体要形成成员意识则必须以一定程度的人际互动为前提。社区成员同时和社区中其他个体建立心理联系 ,也是形成凝聚感的重要基础。近来有学者认为 ,当今城市社区的传统人际关系面临弱化 ,^⑧从而削弱了社区意识。在本研究中 ,我们首先以个体的社会嵌入 ,即个体在社区的人际网络中进行互动的频繁程度 ,作为定义社区中的人际互动程度的一个指标。此外 ,非正式人际控制 即社区居民自然形成的某种社会规范 ,^⑨也经常被在某种程度上作为邻里关系强弱的指标之一。据此可以提出下述两个相关假设:

H2: 居民在社区中的社会嵌入越高 ,则社区意识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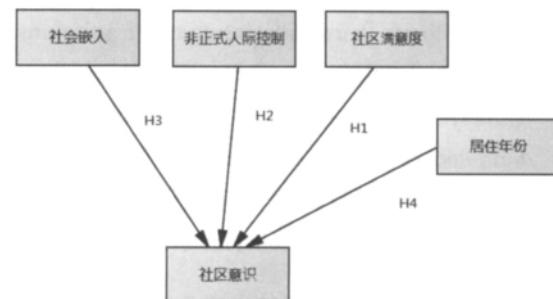
H3: 社区中的非正式人际控制越强 ,社区中居民的社区意识越强

一般人们也认为 ,居住年限长的居民比居住年限短的居民有更强的社区意识。^⑩居住年限较

长的居民可能产生对社区环境的习惯性适应 ,从而提升社区的依恋等方面的情感。此外 ,居住年限较长的居民也可能在人际互动方面更为频繁和有质量 因此具有更强的社区意识。据此 ,我们可以提出第四个假设:

H4: 居民在社区中生活的时间越长 ,则社区意识越强

下图可以简略地表示上述假设间的逻辑关系:



二、研究方法

1. 资料的收集

本研究采用电话访问 (CATI) 形式完成资料收集 ,由电话访问系统随机生成一个 8 位数的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的号段选取也尽可能覆盖南京市的各个地区。由于南京市电话普及率超过 100% (有许多家庭有两部以上电话) ,故本调查使用的抽样框代表性不成问题。而通过电话访问系统随机生成电话号码 ,在同样的成本下可以很好的保证抽样的随机性; 由于电话号段覆盖了南京各个区县 相较直接入户访谈也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样本 确保样本的质量。整个电话访问历时两天时间 ,具体问卷访问时段限定在 2012 年 11 月 27 - 28 日 (周末) 的 13:30 - 17:30 和 19:00 - 21:00 两个时段 ,此时段居民在家的可能性比较大 ,最终共获得有效样本 422 个。

2. 样本概况

从性别来看 ,男性被访者有 201 名 ,占样本总数的 47.6% ,女性 221 名 ,占总数的 52.4% 。比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南京部分 ,男性占 48.24% ,女性占 51.76% ,结果较为相近。

从年龄分布来看 ,因为我们的访问对象规定

为 18 岁以上, 因此 20 岁及其以下的被访者仅占到被访者总数的 4.3%; 21 岁-30 岁的占 12.1%; 31 岁-40 岁的 17.5%; 41-50 岁的占 19.4%; 51-60 岁的占总数的 16.1%; 61 岁以上的占 29.9%。如果按照较为粗略的划分, 17 岁及以下的青少年被访者占访谈总数的 3.3%; 18-40 岁的青年被访者占 30.6%; 41-65 岁中老年被访者占 44.3%; 65 岁以上的老年被访者占 21.1%。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南京 65 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占 9.2%, 与六普数据相比本调查样本的年龄构成老年人比例略高, 这可能是因为接电话并且愿意接受访谈的老年人比例较高有关。

从学历分布状况来看, 接受了初等教育的样本的 7.8%, 接受了初中教育的占 17.1%; 接受过高中教育(含高中、职高、技校、中专等)占 32.9%; 接受了高等教育(含大专、本科、研究生等)的占 42.2%。

婚姻状况来看, 被访者有 354 人已婚, 占 83.9%; 54 人未婚, 占 12.8%; 2 人离异, 12 人丧偶。由于电话访谈是访谈员将选项读给被访者听, 可能承认自己处于离异状态的人并不多。

家庭年收入的状况如下表所示, 8 万元以下的占到了被访者总数的一半。总体上来说, 收入的集中趋势与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相符, 主要集中在 2-4 万。但这一测量也存在低估的可能, 这可能是被访者对于将电话打到自己家里并且询问家庭收入存在疑虑, 可能导致了被访者有意将家庭收入说低一些。具体收入分布如下表:

收入	频率	百分比
2 万以下	42	10.0
2 万-4 万(不含 4 万)	90	21.3
4 万-6 万(不含 6 万)	81	19.2
6 万-8 万(不含 8 万)	58	13.7
8 万-10 万(不含 10 万)	38	9.0
10 万-15 万(不含 15 万)	68	16.1
15 万-20 万(不含 20 万)	26	6.2
20 万-50 万(不含 50 万)	15	3.6
50 万以上	4	0.9
合计	422	100.0

3. 测量工具

本次电话访问的问卷共有五个部分问题组成, 即: 社区意识、社区居民社会嵌入度、邻里人际控制、社区基本满意度和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在社区居住年份等信息在内)。

在社区意识的测量上, 比较成熟的测量是前述麦克米兰(McMillan) 和查韦斯(Chavis) 提出的社区感“四要素”理论模型^⑪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社区意识指标(SCI)。SCI 量表是由 12 个是非题组成, 具有施测简便的特点。此后查韦斯又编制了由 24 个 4 点量表组成的新版本(SCI-2)。此外还有比索普(Bishop) 等人提出的心理社区意识量表, 此量表最初由 130 余个题项构成^⑫, 被认为具有多维度的测量, 并能够适用于多种类型的社区, 但施测难度较大。在麦克米兰和查韦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 我们结合先期访谈进行了有关量表项目的编制, 构成了一个含有 12 个项目的量表以测量社区意识这个变量。同 SCI 量表不同, 采用 5 点李克特计分, 包括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这 5 个等级。正向叙述的问题分别赋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 反向叙述的问题分别赋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

在朗(Long) 和珀金斯(Perkins) 有关 BSCI 量表的电话访谈的基础上, 我们构成了两部分测量, 即对被试者的社会嵌入和邻里中的非正式个人控制的测量。此外在先期访谈的基础上, 编制一个包含 9 个题项的量表, 以测量被试的社区总体满意度, 包含有关社区基本生活度、社区发展和对治理三方面的题项。其中社会嵌入采用 5 点计分, 包括几乎没有、较少(两三月)、有时(每月)、经常(每周)、频繁(每天)五个等级, 分别赋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 其余部分都采用与社区意识部分相同的 5 点李克特计分, 包括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这 5 个等级, 而正反向题项的计分方式也与此相同。

4. 测量工具的信效度

总体上说, 我们将样本随机分为大致相等的两部分, 对其中一部分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量表中的因素关系作出判断; 再对另外一部分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确定内部结构是否合理。

首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适合与否考察: KMO(Kaiser – Meyer – Olkin) 指数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社区意识量表的 KMO 指数值为 0. 754 ,球形检验结果卡方为 329. 452 ,自由度为 66 , $p \approx 0.000$ 在 0. 001 置信水平上显著。简而言之 ,KMO 和 Bartlett ' s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此处相当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直接斜交旋转 ,根据特征根大于 1 的原则以及碎石图判断 ,抽取出 4 个因子。4 个因子累积解释的总变异达 53. 92% ,超过了 50% ,可以接受。

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各题项因子负载矩阵如下:

题项	成份			
	1	2	3	4
所在的小区是个好地方	.717	.025	-.330	.090
所在小区里的人成分复杂	.396	.102	.545	.053
小区里的住户对小区管理的期望都是一样的	.337	.256	-.523	.107
您认识小区里的大多数人	.212	.829	-.113	.059
在小区里觉得很舒服	.766	.098	-.129	.004
小区里基本没人认识您	.170	.752	-.038	.219
会在意邻居怎么看待您	.091	.373	-.128	.364
您怎么样对小区没有影响	-.082	.300	.311	.634
如果小区有什么问题 住户会想办法解决	.369	.172	-.618	.145
住在现在的小区对您来说很重要	.677	.419	-.082	.143
小区里的人相处并不和睦	.195	-.002	-.213	.797
希望能长期生活在现在的小区里	.746	.252	-.068	.164

进一步进行信效度检验 ,将另一半样本数据以前面探索性因子分析得来的模型 ,用 AMOS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使用极大似然方式进行模型拟合 ,卡方/自由度 = 1. 526 ,GFI = 0. 932 ,RMSEA = 0. 048 ,RMR = 0. 068; NFI = 0. 833 ,TLI = 0. 907 ,CFI = 0. 898。这些拟合指标中 ,卡方/自由度 < 3 ,而 GFI > 0.9 ,RMR 都在 0. 05 和 0. 08 之间 ,NFI 、 TLI 和 CFI 均接近 0. 9 ,可见拟合指标良好 ,模型可以接受 ,这说明社区意识部分的测量的结构效度可以接受 ,量表的理论结构可以符合实际的测量。

社区意识部分的总体分半信度 Spearman – Brown 系数为 0. 69 ,内部一致性信系数 Cronbach ' s Alpha 在 0. 69 ,对于一个由 12 个题项构成的量表来说 ,这一内部一致性系数可以接受。总体来

说 ,社区意识量表信度较好。

对测量社区基本满意度的量表做同样的检验: KMO 指数值为 0. 837 ,球形检验结果卡方为 776. 274 ,自由度为 66 , $p \approx 0.000$ 在 0. 001 置信水平上显著 ,适合因子分析。采用直接斜交旋转 ,根据特征根大于 1 的原则以及碎石图判断 ,抽取出 3 个因子 ,因子负载矩阵如下表:

题项	成份		
	1	2	3
小区设施良好	.599	.144	-.078
如果可能 ,会搬出现在小区	-.707	.028	-.028
过去两年里 您住的小区越变越好了	-.032	.009	.891
按照您的预期 将来的两年里您住的小区会越变越好	-.034	-.020	-.913
住现在这个小区您很满意	.569	.175	-.293
您所在小区比周围的小区更好	.858	-.101	.056
小区及附近治安良好	.350	.413	-.143
居委会或街道对小区来说很重要	-.046	.980	.129
居委会或街道有心为小区服务	.013	.805	-.191

3 个因子累积解释的总变异达 68. 217% ,比较理想。题项归属以及此累积解释总变异百分比与文献来源符合 ,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另外一半样本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卡方 / 自由度 = 3. 530 ,GFI = 0. 926 ,RMSEA = 0. 108 ,NFI = 0. 892 ,TLI = 0. 878 ,CFI = 0. 919。这些拟合指标中 ,卡方/自由度较小 ,RMSEA 较小 ,而 GFI > 0.9 ,NFI 、 TLI 和 CFI 均接近 0. 9 ,拟合指标尚可 ,模型可以接受 ,这说明社区满意度量表的结构效度可以接受。社区满意度量表总体分半信度 Spearman – Brown 系数为 0. 529 ,社区满意度部分总的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 ' s Alpha 在 0. 524 ,对于一个由不到 10 个题项构成的量表来说 ,这一内部一致性系数可以接受。

三、结果和假设检验

1. 社区意识以及人口学因素对其的影响

将社区感量表各个项目加总取得总得分 ,其均值为 42. 36 ,标准差为 6. 803; 平均到各题项上 ,分数即为 3. 53 ,超过了中点 (3 分) ,可以据此推测南京市市民的社区意识总体上是较积极的。

而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学历、收入和等人口学特性分别与社区总体满意度进行交叉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2. 社区满意度

将社区满意度量表各个项目加总取得总得分,被试总得分均值为 30.64,标准差为 6.501;平均到各题项上,分数即为 3.40,超过了中点(3 分),可以据此推测南京市市民的社区满意度总体上良好,尤其对居委会、治安等满意度较高——尤其在被问及“小区及附近治安良好”时 46.2% 被访者比较同意这个看法,21.8% 被访者表示完全同意,此题平均得分为各题项中最高,可见市民对治安的满意度是相当高的。而对于社区的发展状况,市民则表现出了相当的不确定性,此部分题项得分均值仅为 3.04。

3. 社区中人际互动

将各个项目加总取得总得分,可得出社会嵌入度被试总得分均值为 13.96,标准差为 3.944;平均到各题项上,分数即为 3.4899,超过了中点(3 分)。在这一测量上,被试总得分均值为 10.36,标准差为 3.108;平均到各题项上,分数即为 3.4542,超过了中点(3 分)。可以据此推测社区中的人际互动程度,以及邻里关系的紧密程度,总体上仍维持了一定的水平,可能并不似一些学者认为的那么弱。

但是在“参加社区的活动(如居委会组织的)”这一题上 41.9% 受访者选择了“几乎没有”的选项,26.1% 受访者选择了“较少”,此项目平均得分为 2.08,可见受访者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是较低的。而在“会和邻居互相帮忙照看小孩,或者帮忙接送小孩上学放学”和“小区里的邻居互相串门”两个项目上,平均得分分别是 2.08 和 2.32,可以据此推测,社区中的人际互动很多情况下仍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4. 社区居住时间

被访者居住于社区的时间,均值为 19.66 年,最大值为 75 年,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16.55。将被访者居住于社区的时间以十年分段,可以发现在社区居住 20 年以下的受访者占 68%。而在小

区生活时间越长,社区感总分均值越高。方差分析发现 $F(6, 412) = 7.063, p \approx 0.00 < 0.01$, 统计上非常显著,说明在小区居住时间不同分组的社区认同感存在差异。一元回归分析发现,居住年数与社区认同总分成弱正向相关($t = 5.771, p \approx 0.00 < 0.01$, 非标准化的系数 $b = 0.10$)。

进而用 Scheffe 检验、LSD 检验及 S - N - K 检验,分析组间的两两比较,发现 10 年以下组和 11 - 20 年组对比任何其他一组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而其他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S - N - K 检验结果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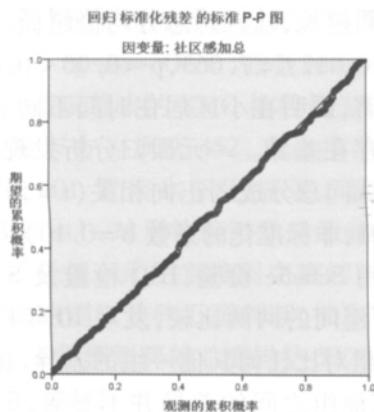
	小区居住年份	N	alpha = 0.05 的子集	
			1	2
Student - Newman - Keuls	10 年以下	167	40.52	
	11 - 20 年	118	41.96	
	31 - 40 年	32		43.47
	61 年以上	12		44.75
	21 - 30 年	52		45.35
	41 - 50 年	23		45.43
	51 - 60 年	15		47.73
	显著性		.064	.116

5. 回归和假设检验

为了验证社区满意度、人际社会控制、社会嵌入以及社区居住年份和社区意识之间的相关,以社区意识作为应变量,以人际社会控制、社会嵌入、社区总体满意度等变量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社区总体满意度、社会嵌入、居住年份、人际社会控制先后进入回归方程。回归方程决定系数 R^2 为 0.412, 表示 41.2% 的变化可以为模型所解释,对社会研究来说这一决定系数较为良好。回归具体结果详见下表:

因变量: 社区意识总分					
模型自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Beta	T	Sig.
	B	标准误			
(常量)	19.371	1.395		13.885	.000
社区满意度	.411	.043	.393	9.614	.000
社会嵌入度	.386	.073	.224	5.265	.000
社区居住年份	.069	.016	.168	4.314	.000
个人社会控制	.351	.095	.160	3.691	.000

由预测标准化残差的 P - P 图和直方图可见,回归的残差成正态分布,残差与自变量独立,据此可认为此线性回归模型成立。



由回归模型可见,社区满意度($\beta = 0.393, p < 0.001$)、人际社会控制($\beta = 0.160, p < 0.001$)、社会嵌入($\beta = 0.224, p < 0.001$)以及社区居住年份($\beta = 0.168, p < 0.001$)都与社区意识显著正向相关,据此可以认为假设1、2、3、4均得到了支持。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的数据分析之后,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南京市民的社区意识总体是积极的,在调查中我们询问时,注意使用了类似“小区”等词语,或者使用具体的地点名,避免使用可能会让被访者误认为具有心理社区特点的词语,避免使用带有“单位时代”社区的词语,如“大院”等。并且在有关社区满意度测量中,有关社区治理的问题得分甚高,可以据此推测,近年来基于居住小区的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市民对于地域性社区的认同已经增强。

2. 市民的社区意识并不因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甚至收入等的个体人口学指标的区别,而有实质性差异。对此我们的解释为:一方面因为社区意识作为社区成员的相关心理或精神活动是一种主观心理建构,与市民个人的心理感知密切相关,而这种心理感知又建立在与社区中他人的互动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因为在南京市的社区建设中,基本上所有人口特征的居民都受到了相似的影响,并产生了类似的心理认同。

3. 社区中的社会互动程度虽然总体而言仍属一般,但也不似一些学者预期的那样悲观。一方面,居民在社区活动参与上较低,有41.9%的被

访者表示几乎从不参加社区的活动,26.1%的被访者表示很少参加;但另一方面,邻里间的人际互动频度其实并不低,72.3%的被访者表示每天会和邻居见面问好。不过,社区中的人际交往深度一般较低,尤其“串门”这一在以前社区中经常出现的互动,现在已经较为少见。邻里间存在某种自然的社会秩序,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现在城市社区中的邻里关系仍然具有一定的紧密程度。只是这种关系可能是与市民的需求相联系的,虽然串门之类的互动形式渐渐消失,但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的人际连接依然存在。

4. 对于社区居住时间和社区意识的方差分析,以及Scheffe检验、LSD检验、S-N-K检验等结果说明,在社区居住时间较长的市民确实倾向于对这个社区具有更高的社区认同;但在社区居住时间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例如20年),社区认同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并趋于稳定。

5. 社区间的社会互动程度和市民社区认同有正向关联,市民的社区满意度和社区认同度有明显的正向关联。其中社区满意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 0.393$,为几个因素中影响最为强烈的,而社区满意度又与社区的客观条件紧密相关,如社区的设施、社区的治理等。可见虽然社区意识或者社区认同是个体相当主观的一种情感因素,但并非完全难以把握。若想提升市民的社区意识,增强城市社会整合,在加强社区硬件、加强社区服务水平等方面上下功夫,也可能会有直接的效果。

本研究也具有一些局限:首先,由于研究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南京进行,并采用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的方式,使得样本主要来自城市社区,对农村社区有所忽略。其次,由于采用的是非接触的调查方式,使得测量社区本身属性(如区位、规模、设施等)十分困难,这部分因素对于市民社区意识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没有被充分考虑,需留待之后的研究补充。

注:

①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6页。

②Sarason, S. B., 1974,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 Prospects for a community psychology , San Francisco: Jossey – Bass.
- ③闵学勤《社区认同的缺失与仿企业化建构》,《南京社会学》2008年第9期。
- ④⑪McMillan , D. W. & Chavis , D. M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 Volume 14 , no. 1 , 6 – 16.
- ⑤Marans , R. M. & Willard , R ,1975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Satisfaction ,*Metropolitan America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 New York: Halstead Press.
- ⑥Long , D. A. & Perkins , D. 200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and development of a brief SCI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 vol. 31 , no. 3 ,279 – 296.
- ⑦McMillan , D. W. & Chavis , D. M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 Volume 14 , no. 1 , 6 – 16.
- ⑧邢晓明《城镇社区和谐邻里关系的社会学分析》,《学术交流》2007年第12期。
- ⑨James K. Nash , & Gary L. Bowen ,1998 ,Perceived crime and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ighborhood as a context for adolescent behavior: A risk and resilience perspective ,*Social Work Research* , vol. 23 , no. 3 ,171 – 186.
- ⑩高鉴国《社区意识分析的理论建构》,《文史哲》2005年第5期。
- ⑫Bishop , P. D. , Chertok , F. , & Jason , L. A. ,1997 ,Measuring sense of community: Beyond localboundaries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18: 193 – 212.

(责任编辑: 秦川)

Sense of Commun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 Social Embedment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

Sang Zhiqin & Xia Shaoang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relations between sense of community , community satisfaction , and individuals' social interactions.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etc.) were also examined. A telephone survey with random sample was conducted in Nanjing. 422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made up with a Chinese version of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 , a scale on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 , and a few other instruments. Result showed that (1) socio-demographic qualities do little with one's Sense of Community ,and (2) satisfaction of community and Sense of Community are highly related. Furthermore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highlighted the effect of social interactions in the community in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Key words: community; sense of community; identity of community; satisfaction